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造

书



莊子解卷五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德充符

充者足於內也符者內外合也內本虛而無形之可執外忘其形則內之虛白者充可驗也內外合而天人咸宜故曰符外忘而一葆其天光警乎大者無非天也則其德充矣德充而又何加焉整威儀飾文辭行以禮趨以樂盛其端冕華其鞞佩峩然爲有德之容則中之枵也必多而物駭以畏忌神無二用侈于容貌者其知必

蕩於是而榮辱貴賤貧富老壯交相形以相爭是有德之容人道之大患也能忘形而後能忘死生能忘死生而後能忘爭競爭競忘而後不忘其所不忘才全內充于物無不宜而其符也大矣

魯有兀者王駘

方以智曰兀與別同古聲轉也駘音臺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

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

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

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兀也直後而未

往耳兀將以為師而況不若兀者乎奚假魯國兀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

兀者而有王先生之稱

其

與庸亦遠矣

遠于常人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

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

乎無假

一真無假

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

物皆於之受命

而守其宗也

此言德之充也無所不充至于超天地之成壞極萬物

之變化而不出其宗而達者之用心在是也生死者人

之形生而形死也天地卽有覆墜亦其形覆形墜也渾

然之一氣無生則無死無形則無覆墜生死覆墜一指

之屈伸爾屈伸改而指自若此則命物之化而爲之宗

者也寓形于死生皆假也假則必遷而渾然流動于兩

閒宅於至虛而不遷不能遷則不能遺不能變用心於

無形以養其無形之真則死生聽諸形之成毀而況一足乎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於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萬物皆一則足亦土也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原天之成形也凝而爲土孕而爲人之官骸皆因其道而爲之貌因其貌而成其形一也當其寓庸則土亦吾之用而非與我疎其無所用之則足與我不相終始亦寓焉耳偶集於足而有趾偶集於形而有生有趾而有



全有毀有生而有存有亡道應如是天不得不如是也  
而全毀存亡要無益損其真既已喪則亦遺土矣渾然  
至一者全乎至大土且藐然小以處乎其中而況足乎  
物化之宗萬有之屈伸皆其中之塵垢秕糠同於一化  
遊心于此焉往而不和哉

常季曰彼爲己

特爲己而已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物何爲最之哉

最猶功最之最謂未嘗教人而人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于流

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眾止

一止則眾妄皆止

受命於地唯松

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有不可死者在焉

受命于天唯舜獨也正

自正

而人

幸能正生以正眾生

亦幸爾非有心于正人也視天下悅而歸如草芥而人自歸之

夫保始之徵

發念欲往破敵而後必徵之

不懼之實

實能不懼刺客勇傳所謂神勇也

士一人雄入于九軍

九軍軍書曰軍之數外列八陣握奇于中九宮八卦其遺法也

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

約結誓死

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

六骸象耳目

以耳目為假設之象

一知之所知

但知至一而不紛

而心未嘗

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

假音格呂氏音遐

人則從是也

人自從之耳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彼不欲教也

常季之所疑者得常心而忘生忘形但以釋累於己而

無以及物不知為己者非以知而得心也其為己也則

唯其喪己也夫物之所不親者有己有偶而利害是非

不齊以不相得莫有得其正者一知于所知之大宗則

雜出之心知皆止矣物各適其適而就其不留形之鑑以相忘於得喪而莫不正矣松栢不求冬榮而冬自榮舜有天下不與而天下自歸得喪忘於己則同異混於物至于生死忘則無物不可化猶勇士之不見有九軍矣故獨而無耦之體物化之所受命不以物爲事物自從之飾其威儀藻悅其文辭表有德之容以立教坐議者知侈于物而失正于己德不充奚有自然之符應邪申徒嘉兀者也而與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取與刑人同出入故爲立約

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

而不違也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

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

其過以不當亡者眾飾美狀以隱過不狀其過以不當存

者寡使非飾罪則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

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中地

之中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

去聲



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

貌

更平聲

曰子無乃稱

不煩其更說

妍媸榮辱貴賤皆從形而有者也外形而遊心于無假則無妍媸無妍媸則無榮辱無榮辱則無貴賤一洗其流俗之得失而官天地府萬物豁然之大宗可得而見矣子產以寓者象者爲生之主而雜用其知故見有執政有刑人而不知其皆塵垢也形爲遺土而不足惜形爲塵垢而尤不足以畱大明之鑑充滿于天地萬物則

天地萬物皆效其符何形之足言哉若亂世之淫刑不可逃黠人之匿過以幸免皆偶然也命無不可安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斬以諷詭幻怪之名聞

諷音

觸詭言也

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足自犯患尊足者患不能犯也唯知之所知者不一則爲尊足者之桎梏耳死生可不可皆於形而有分辨尊足者無死無生無可無不可乃外充于天府內充于靈府天地萬物皆合其符豈在一枝一節之間乎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爲人妻甯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

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祿飽人腹

使人望之所謂觀我采頤

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

知人

知之也猶言名不遠出

且而雌雄合乎前

唐順之曰言人之與處而不去如雌雄之相應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

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入也不至于期年

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

辭

悶音門汜音泛寡人醜乎

自愧不如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也仲尼

曰丘也常使于楚矣適見狔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胸若

胸音舜開目視也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豕者日已

不得類



焉爾

不與狃子之生者類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

招魂而葬也娶所以祓凶凶死者又何祓焉

資

別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

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

其所娶之妻曾止宿于外形不全則不復以之

為妻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

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

德不形者也

修飾外貌以侈君子之容者一狃子之死母徒有其形

而已外固不與內符而奚望人之符之也使其形者不

存則乍親之必旋棄之人所弗信也雖立乎君師之位

而惡焉不能以終日己所弗信也信諸己者自信諸人

何假形哉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

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滑音骨不可入于靈府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兌悅也無往不通使日夜無卻

而與物為春卻隙通春羣生之所賴也是接而時生於心者也與物方接之時

即以前之境生其合時之宜不豫設成心以待之也是之謂才全

不滑和者德也而謂之才然則天下之所謂才者皆非

才也小有才而固不全者於其所通則悅於其所不通

則自沮喪而憂戚其悅也暫也其戚也常也自炫自鬻而不繼偶一和豫而旋卽失之先自無聊而安能與物爲春唯遺其貌全其神未與物接而常和則與物接而應時以生其和豫之心以和召和凡物之接事之變命之行皆有應時之和豫以與之符不以才見而才之所以官府者無不全符達于天下而無不合矣夫悅之所以失才之所以困者無他死生存亡之十六術時未至而規之於先必豫與天下相訐相拒以自貽其憂無已則飾形貌以動眾蘄以邀福而免患靈府亂而外襲其儀容無德之才所以終窮于天也然後知靈府之和接時

以生心者其才通萬變而常全物安得不最之乎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平準也停不動也盛極也水不動因取以爲準

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

不滑

其和則成矣修此者爲有德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

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

亡吾國吾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水停則平平者萬物之無不取法者也德凝則充充者

保而不蕩者也凡以才見德者炫于形以求爲物之法

技已窮而狃子棄之走矣德充而保其和不飾貌以蕩



之使易竭故哀駘它非斬乎惡駭天下而惡與之相符  
使其形者固春也雌雄之合合以天爾

闔跂支離無脤

闔跂跂而守城門脤音拯按邵子脤即腎也蓋別而宮者

說衛靈公

說音

稅

靈公說之

說音悅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脰頸也頭入于兩肩

饗脊大

瘿

頸瘤如饗脊然

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

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衛靈齊桓且忘人之形惡而世人顧不能自忘則靈符之和外蕩而使其形者尊足者審于無假者日夜無卻者與物皆春者誠忘之矣移其知于彼則忘于此不兩

全之道也不忘其所可忘而忘其所不可忘飾有德之容以求合于天下衣冠瞻視皆狔子之死母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工謂迎距之巧

四者聖人視之如此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

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

鬻古粥字

天鬻也者天食也

食音嗣

既受

食于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于

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

形小聽其小

所以屬

于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警大也楚人呼大為警

凡飾其形容者皆以自表其德之所得也皆役其知而

求工者也皆以要結人而膠固之也聖人無喪無得無

傷於人而不謀其離合以與人相販遊焉而已矣內之  
充者天也使形者也尊足者也無假而無卻者也無遊  
而不逍遙則與物皆春一天而已矣夫天固無假而雨  
露霜雪皆真天固無卻而春夏秋冬不息人自依之天  
不以爲事也聖人寓形于人之中而不容不小者形也  
食天之和與天通一而固警乎其大矣惡能忘其大而  
爭妍媸于其小邪夫人有憎有忌有合有離而於遊者  
兩忘而樂與之嬉唯遊者之不以爲事耳遊則合天之  
符而人效其符必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

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道謂化生之常道

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

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

自然而不益生也

不于生求益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

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眠通

天選子之

形子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則貌之美惡皆道也天與之形則形之全毀

皆天也忘其內而飾其外外神勞精皆于生之外而附

益之也好生而惡死好存而惡亡好達而惡窮好富而



惡貧好譽而惡毀所好爲賢所惡爲不肖乃至飢渴寒暑皆不順其情之所適然以致飾於威儀酬酢之形容好惡交滑于外而忘其靈府之枵惡知形之與貌號之爲人者非我也我一天也寓于形貌而藐乎小者也才全而德不形者視彼皆土而一知天之所知以休乎天均則獨成其天充滿于六合如停水之不蕩則物化所從受命而無不合符接時生心與物雌雄合者亦德之既充寓于不得已耳孰肯以物爲事而惠子之銜情以鳴不亦悲乎

莊子解卷五終

莊子解卷六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大宗師

凡立言者皆立宗以爲師而所師者其成心則一鄉一國之知而已抑不然而若鯤鵬之知大螭鸞之知小而已通死生爲一貫而入于寥天一則儻忽之明昧皆不出其宗是通天人之大宗也夫人之所知形名象數是非彼此吉凶得失至于死而極悅生惡死之情忘則無不可忘無不可通而其大莫圉真人真知一知其所知

休于天均而且無全人以闕虛生白者所師者此也故  
唯忘生死而無能出乎宗此七篇之大指歸于一宗者  
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

也生者天之所為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生而以養其知

之所不知死而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評曰盡生之事而不傷死之化

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

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評曰生惡死所謂人之非

天乎評曰死惡知非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未生而使生已生而使死天之為也不可知者也一生



之中有其可知者因以其知知生之所有事不得已而  
應之而勿勞其精以悅生惡死而生無窮之好惡則不  
傷其和而不可知之死任之于天則知不蕩而停以盛  
矣然當其生也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天籟之鳴天物  
之化固非我之所可知則亦不可知者也及其死也薪  
窮于指而火傳則固有未嘗死者亦未嘗不可知也合  
生與死天與人而一其知則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  
是乃真人之真知夫真人者豈真見有人真知者豈真  
有其知哉人皆天也知皆不容知也乃可恍惚而遇其  
知于滑潛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以不足而拒之不雄成不以有餘而居功

不暮士士與事通不謀事之成敗一說天下事唯士好謀之不暮士則不用謀矣若然者過而

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人水不濡入火不

熱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假音格登假升合也

此真知之大用也不逆寡不雄成則忘取舍不暮士則

忘成虧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則忘毀譽三者忘以遊

于世險阻皆順災害不得而及之矣蓋水之濡人火之

熱人人入焉而觸其毒也真人無門無毒無入之心則

無入之事不必無入之事而不以逆寡雄成暮士之心

姑嘗試之則不與之相觸水火固無濡人熱人之心勢

將自己何能爲患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

之息以踵

評曰心隨氣以升降氣歸于踵則心不浮動

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

其嗌言若哇

嗌音厄哽于喉也哇喉欲出也其耆欲深者

其天機淺

耆嗜同一激而卽出故淺

此真知藏密之體也知藏于內而爲證入之牖雖虛而

固有體藏之深淺知之真假分矣夢者神交于魂而忽

現爲影耳目聞見徜徉不定之境未忘其形象而幻成

之返其真知者天光內照而見聞忘其已迹則氣斂心

虛而夢不起生死禍福皆無益損于吾之真而早計以

規未然之憂其以無有爲有亦猶夢也皆浮明之外馳者也浮明之生依氣以動氣之動也因乎息而天機之出入乘焉歛浮明而返其真知則氣亦沈靜以內嚮徹乎踵矣天機乘息以升降息深則天機深矣耆欲者浮明之依耳目以逐聲色者也壅塞其靈府而天機隨之以上浮卽有乍見之清光亦淺矣耆欲填胸浮明外逐喜怒妄發如火燻油鑊投以滴水而烈焰狂興中愈屈服外愈狂爭覺以之憂寢以之夢姚佚啟態無有之有莫知所萌眾人之所以行盡如馳而可爲大哀也真人之與眾人一閒而已無浮明斯無躁氣隨息以退藏而



真知內克徹體皆天矣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

說同悅

不知惡死

惡去聲

其出不訢

訢合也

其入不距

距拒通

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

脩音道自適貌

不忘

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

助字如孟子助長之助

是之謂真人

此真知之本也說生而非能益生惡生而無能不死乘于浮明而忘其天凡夫狂馳之心捐道助天憫于生所自始而微求不可知之終皆說生惡死之心引之歧出也此之不說奚說此之不惡奚惡天與形道與貌形貌有生而天道無始終浮動之知孰能亂之小大是非

榮辱得喪又何足以云

若然者其心志

志專一也俗本作忘非是集日志字虛

其

容寂其頽頽

頽去軌切音頽朴貌

凄然似秋

寂靜也

煖然似春

煖音暄冲和也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宐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于萬世不為愛人

此真知之符也志者專一知於所知也忘生死則渾然一天寓於形而有喜怒寓於庸而有生殺因物而起隨

物而止無不宐而人不能測其極矣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聖無不通而有親非仁也

至仁無私愛二句一

意下二句別一意

天時非賢也

自謂賢者必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自謂君子者必辨天下之利行名失己非士也自謂士者必欲得名

害○評曰知利害故事是非賢也士也君子也皆其自命也至

己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于亡其真要皆役人耳役大亦自

有身身為人役豈其身之遂亡乎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乃賢也士也君子也若狐不借務光伯

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皆賢士是役人之役句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物自無不通也何待吾通而樂之仁無不親亦無可親

煖然之春豈親物哉下此者違天之時徇物之利害執

己而喪其身求以適人皆以通物為樂而求親物賢士

君子一役人而已夫真人不說生而惡死唯以生死者

天也非人也輕用其死以役于人而惡其生以生死為

己所與知而自主之亦喉息之浮激者爾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朋類也義各有類義而不朋無所不可若不足而

不承承受也不足者必受物若小物耶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與平

聲和適貌中虛如觚無物故不堅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張大貌虛包萬有而不著歸于根本

邴邴乎其似喜乎邴兩通光明貌喜其所喜不為物喜故曰似崔乎其不得已

乎崔高貌超然于物濔乎其進我色也濔昌六切水聚貌藏于己者不測而其容

淵與乎止我德也淵與如字與乎物者止充厲乎其似世乎厲癩病支離其形也

和光同塵與世相似厲癩病支離其形也警乎其未可制也警大也大連乎其

似好閉也連不絕物也外不絕恍乎其忘其言也恍音免从心从免不

繫于心也雖有言隨即忘之



忘生死而寓於庸以安時處順其狀如此人見之如此耳真人一知其所知無待而休於天均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未嘗期於如此也

以刑爲體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近名卽近刑也

以禮爲翼

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殺所界切不犯世之刑簡

約而自裕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于世也

聊以應世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于事也

應時生知不豫立知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邱

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邱高處言與凡有足可行之人同行而登乎善無心以善爲必

行之

不得已而寓於庸則刑禮知德皆犯人之形者所有事

墨儒所爭務而亦可兩行人勤行之我亦庸之不測其  
真知者以為真人之亦勤乎此不受也亦不辭也和之  
以天倪其不一者可一也

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一與天為徒一知之所知無非天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入世而皆無異同天

與人不相勝也天人死生無所偏據是之謂真人

夫使其有真知也而以其所好者卻物之不齊以

孤立虛寂之宗則有天有人相與為耦而非一矣以天

勝人而相與爭抑不勝矣夫天天也人亦天也勞神明

為一者見天而不見人之一天則命物之化渾然一致

無能益損之真隱矣。真人者可似春，可似秋，可刑，可禮，可知，可德，可亡。人之國可澤及萬世，悶然而應，皆翛然往來，無訢無拒，而一之以天，有一日之生，寓一日之庸。天不與人爲耦，生不與死爲耦，統于一宗而無不朝徹。夫是乃謂之無假而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形者，父生之而實天之所畀。凡有身者，尚愛其

生而況其卓乎。生之理卓立無耦人也。即天也。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

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使其形者，形之君也。固宜忘死以事之。

生之死之命也。命則有修有短，有子有受，而旦與暮而

天與人相為對待非獨立無耦之真也不生不死無對者也無對則卓然獨立而無耦矣真君者無君也我即命也我即君也能有此者終古不已豈但生之可愛乎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

响音煦又音噓人困于小乃有

是非相响相濡極形其困中無聊之貌

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

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堯桀皆生趣之是非也人之愛其生愛其知是非者而已是涸魚之溼沫也豁然合一之大宗江湖也忘生忘形是非不足以立矣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夜半子時晝夜陰陽之一換

氣推移地遊天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藏舟小也藏山大也猶有

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生死皆在大化之中藏于此則無所

逃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評曰萬化皆在所藏之中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

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

猶效之善謂死得其正者效之謂送死者效其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於生無所响濡而均於死則于死無所喪失而均於生

故善養生者不養其生而養其不可死者大化之推移  
天運于上地遊于下山之在澤舟之在壑俄頃已離其  
故處而人不知則有生之日吾之死也多矣今日之生  
昨日之死也執其過去億其未來皆自謂藏身之固而  
瞬未及轉前者已銷亡而無餘唯渾然于未始有極之  
中生亦吾藏死亦吾藏隨萬化以無極爲一化之所待  
無不存也而奚遯也雖然其知此矣可遊也不可執也  
執之則能一其一而不能一其不一此列子之御風所  
以有待而遯于旬有五日之後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之宰曰帝其

神疑則一也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

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

古有天下者或曰即豕韋得之以挈天地綱維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

戲音義氣之母謂神也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維斗北斗也斗運四時而不忒日月得

之終古不息代明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地坏一作坏音丕堪坏地也崑崙大山之祖

襲謂覆于其上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水神山海經作馮遲肩吾得

之以處大山肩吾秦山神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黃帝升顓頊得于鼎湖顓頊得

之以處[圜]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禹強北極方神名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西王母見穆天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

彭祖註見首篇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箕尾之間有傳說星云是說之精靈○方以智曰莊子掇

拾暢其意耳其名與事半真半假其旨則所謂神鬼神帝生天地惟心所造其理則自古以固存矣

皆一化之所待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也化之所待不窮

于化有情有信也未始有極無為無形也知者傳之未

知者欲受之則又執之而有極矣知者得之未知者欲

見之則滯于化迹而非化之所待矣天地日星山川神

人皆所寓之庸自為本根無有更為其根者若有真宰

而豈能得其朕乎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

音禹

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

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卜梁倚舊註人姓名○啟

按女偶柔也卜梁倚剛也以柔化剛以道誨才似亦寓為之名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

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如初日之光通明清

爽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無耦之天鈞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

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評曰殺生生生

皆天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

名爲櫻甯

於櫻而能甯

櫻甯也

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

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

書策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

誦之孫

誦讀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視也

瞻明聞之聶許

聶許也

而聰許也

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空亦有待而行

需役聞之於謳

兒小

聲音之始也

於謳聞之元冥

未有

元冥聞之參寥

參于天

參寥

聞之疑始

疑有始而未始有始

以要言之外生而已矣生有易盡之期有易盡之能故

櫻之則不能卓立以成其獨體知死生者知形神之去

留唯大力之所負而趨而不生不死者終古而不遯形

之存亡不足用爲憂喜則天下之物雜然相櫻而能櫻

其遜者不能攫其不遜者不遜者固常甯也如必絕攫  
而求甯則抑恃壑澤以爲藏待沫溼以救涸矣天下無  
非獨也無我也無耦也無殺也無生也將迎成毀攫者  
自攫而甯者自甯大浸不能濡空洞之宇大火不能爇  
一實之塊卓然成其一大知至于此則如日之方曙洞  
然自達獨光晃耀成其太甯之宇非聖人之才不能與  
於斯○大道旣無形而不可見則所聞者竹素丹墨誦  
讀視聽言詞音響而已所自始者滑潛冥昧疑有而未  
始有者也疑始無始假化聲以傳然則化聲者雖如比  
竹之吹不得其萌而聲所自化又未始非滑疑之耀之

所寓則卽象言以寓真知亦奚不可哉亦攫而後成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

爲脊以死爲尻首脊尻一體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

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

僂發背上有五管面向天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句贅

與會撮通髮卷曲而髻如贅也陰陽之氣有沴沴戾殄二音氣亂也言自是陰陽之氣有戾耳于心

無涉其心閒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跼蹐音駢先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



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侵假而  
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侵假而化予之尻以  
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  
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縣音懸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外物繫心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子犁往問之曰叱

句避句

無怛化

怛驚也傷也

倚其戶與之

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

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

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

翅音通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

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  
 曰我且必為鏌鋇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  
 使偶觸犯然使然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  
 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形死遽然覺神遊

四子者以大宗為師而不師心者也有人各有心而悅生  
 惡死非悅生也悅物也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  
 心遇之而成愛為物所結而自懸不欲解也攫鬲者物  
 自結而我自解為雞為彈為輪無不可寓庸而終無所

遯東西南北皆攫也則皆甯也故遊可逍遙物論可齊  
人閒世可入帝王可應德無不充而所養者一於其主  
爲生生者不爲所生者爲殺生者不爲所殺者於化不  
怛而惡乎不可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撓音裊挑徒堯切自得不

拘意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閒

莫然猶穆貌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已返其真而我猶爲人猗

猗助語詞

子貢趨而進曰

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  
 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  
 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托于同體形骸皆異而天因托焉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  
 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  
 眾人之耳目哉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



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相濡相

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評曰不爭是非則彼此皆道而生自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達于江湖歸于道術不特相造而相忘矣子貢曰敢問

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天奚有君子小人哉人則有之畸人而侔於天則猶雷

而不可撓也彼此皆相造于道則可以相忘世俗之禮

一撓也何不雷也方無內外天不與人為耦無往而不

可夫子曰丘則陋矣唯不自以為得此其所以為真人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不感居喪

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唯簡之

而不得猶以善喪聞有夫已有所簡矣不感不哀無其文矣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當其生也已知其化為物矣方將且化惡知

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耶且彼有駭形可駭者生而無損心形化而有旦宅一且宅此

非久也而無情死死則忘情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

乃猶云此其所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評曰人自于其生庸詎而自名曰此吾也

知吾所謂吾之乎

評曰吾之者誰也

且汝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

魚而沒于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

及笑

造而之適猶有意也付獻笑不及排

獻笑不及排排之于笑猶有

所排并無可笑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安聽天之排而不受其化乃與寥天爲一

此哀樂不能入之徵也夫豈塞默以杜哀樂之至乎有

杜塞其哀樂之心而又烏足以知化簡之不得者櫻也

不可簡而無庸心於簡可簡則簡之甯也故形可駭且

可宅而心固不損死固不足以蕩其情惟自忘其吾而

已矣吾者非吾也與人相耦而謂之吾則亦夢而已矣

故忘其所謂吾者則哀樂無可施之地一水之不能濡

空宇火之不能熟塊土也不濡不熟則不禁天下之有  
水火旦而宅之暮而去之且宅之可矣心不損而形可  
駭亦駭之可矣天下皆吾笑資也忘其笑而任其排排  
亦安焉然後死可而生亦可寥天者無生也無死也哀  
樂現其駭形如浮雲麗空而無益損于空夫乃無攬不  
甯而生死一是之謂大宗

意而子見許繇許繇曰燕子名鷓鴣寓為之名  
殆謂其傍人門戶耶堯何以資

汝意而子曰堯謂我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繇曰而

奚來為軹軹語詞  
只通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恣睢自得  
貌睢音諱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繇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瞳曰盲有瞳曰瞽意而

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無莊美人據梁力士黃帝之

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陶鑄之使自忘而喪我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舊注乘可成之道薛應旂曰乘成者合乾之時

乘時成而隨遊也以隨先生耶許繇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

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鑿音齧碎也○評曰採之如鑿菜然而不為義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

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此忘生死之效也所謂吾師者合天人生死而一之大

東子角卷六  
宗也不居仁義之功日新而命物之化唯其不可得而  
生不可得而死爾與之遊而忘之則仁義是非之屑屑  
者方且不拒而況于訢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  
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  
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於大通則化則  
無常也在天之化無往不可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先言仁義後言禮樂者禮樂用也猶可寓之庸也仁義

則成乎心而有是非過而悔當而自得人之所自以爲  
君子而成其小者也坐忘則非但忘物而先自忘其吾  
坐可忘則坐可馳安驅以遊于生死大通以一其所不  
一而不死不生之真與寥天一矣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力不能出聲而趨舉其詩焉不能歌且口誦之子輿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  
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貧富之於人甚矣故人有輕生死而不能忘貧富者思其所以使我貧者而不得則曠然矣天地不私貧人富人抑豈私生人死人乎弗獲已而謂之命而非有命也犯人之形則所以撻之者不能規之于始天地不以有所貧有所死而損其心則貧富無根生死無本是非無當小大無垠哀樂無所入渾然萬化不出其宗矣



莊子解卷七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啟增註

內篇

應帝王

應者物適至而我應之也不自任以帝王而獨全其天  
以命物之化而使自治則天下莫能出吾宗而天下無  
不治非私智小材辨是非治亂利害吉凶者之所可測  
也

齧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齊物論中間答凡三此言四問者是也非也物也我

也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

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

要音邀 結也

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

非人者 有我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

于于

徐徐安舒貌 于于無知貌

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

信實

也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見我為我而人非我則見人非我而我非人我者為是

人者為非則以我之是治人之非懷挾仁義以要天下

唯此非人之一見為之畛封而成八德不入于畛域以

立人我是非則民自安其民上自安其上泰然夢覺與

物相忘如牛馬之于人無相與也乃知其實之民情而

為德也真矣故王倪之四不知不知我也不知人也不

知是也不知非也彼是莫得其耦而冥合于大宗帝王  
之所以入于撻而常甯而天下莫不甯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舊注日中始人名。故按

疑始無始因據日中以為始寓為之名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

令自

建為常道式義度人

以義立式為人之法度

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

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蠡負山也夫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

句外猶異也猶言異乎世之正而後行者確

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

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正期必也必於己之為正而謂人不正凡所以治人者

皆式乎己之正以行河海自深而鑿之山自高而負之  
徒勞已耳夫民則無不確乎能其事者農自能耕女自  
能織父子自親夫婦自別忘乎所以然而能自確害自  
知遠利自知就鳥鼠豈待我之出經式義而始能避患  
哉物確然者不昧矣我奚是乎物奚非乎應其所不得  
不應者寓諸庸而已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

蓼音了

適無名人而問焉曰請

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據天以爲根故曰鄙若人而無名則聖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

豫快也

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

造物須我爲人我不得不

爲厭句

則又乘夫莽眇之鳥

死也

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

壙垠猶曠蕩

又何帛

或曰古為字或音詣法也

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游心于澹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澹心漠氣以忘其生無益損於生而生不傷澹心漠氣

以順乎物無益損于物而物不害一也唯才全而德不

形不悅生而惡死可以養生即可以養民謂生死之在

我則賊其生謂民之生死在我則賊其民以心使氣盛

氣加人鄙人之為也大公者無我而已唯無生而後可

以無我故乘莽眇之鳥而天下治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嚮往敏疾彊幹自任如梁之舉屋

物徹疏明物無不通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

於聖人也胥易技係胥徒也更換充役故曰易也繫身于肆故曰係勞形怵心

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致取猿狙之便執縶之狗來藉致人

縶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

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

恃有莫舉名有莫能名其化功者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

者也

知而徹為而勤皆自為名以致天下之來求天下舍其

確然之能而來求則天下皆喪其真故待人哺者不飽

待人教者不明應帝王者以帝王為迹寓於不得已而

應之不招物之來物將不來物不來則反而自能其事  
澹漠之德功化莫尙矣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畏其先言死期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而爾也責

其輕言以道爲至初未得道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受訓未化也而以道

與世亢與世亢卽未聞道必信夫未聞道必妄信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

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不能

也起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

地塊然耳萌乎不震一念不動不正無所期必是殆見吾杜德機也評曰德尚

杜之何况非德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杜之中有權謂閉藏中有活機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

天壤天入于壤中名實不入名實皆不入于心而機發于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渾然善者僅示其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齊側皆反心無專注似乎不齊吾無得而相焉

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

冲莫勝器中之虛曰冲太冲無不是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衡所



以平物者無不可入而  
皆平游心於無礙也  
鯢桓之審為淵  
鯢桓鯢魚盤桓處也鯢大魚名審列

子作潘音蒲官切  
水之盤旋曰潘  
止水之審為淵  
流水之審為淵  
淵有九

名  
列子于三淵外加濫水沃水汎水壅水汧水肥水之潘為九淵  
此處三焉  
評曰入大人止入行皆淵

猶有未可涵者在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

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

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吾鄉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甬靡  
甬字从人从甬音頽甬靡

遜伏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豕如食人  
食同於事無與親雕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  
評曰紛者皆封即饜甬也一以是終

未始出吾宗則得環中以應無窮不蘄治天下而天下  
莫能遯也耕者自耕織者自織禮者自禮刑者自刑相  
安于其天而恩怨殺生不以一曲之知行其私智此則  
遊于無有而莫能舉名者也順物自然而無私者也確  
乎能其事者也出于非人者也其庸也寓也其藏天下  
於天下一其不一者也警乎獨成其天者也接而時生  
於心者也以無厚入有閒者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也  
以無知知而虛白吉祥者也哀樂不入者也乘天地御  
六氣以遊無窮者也立于不測雖神巫其能測乎乃其  
所以致此者始之以地文而不以物動其心俄而天機

發於甚深之藏而不急於見俄而無擇于流止鮒桓之  
小大以平情處之而皆定夫乃合萬化于一心無不知  
也無不用也一無知也一無用也刑賞質文民自取之  
自己之不競于名不爭于實帝王之任及于身可應則  
應也天下之待於帝王者無不應也未嘗唱而隨應以  
和合內外而通於一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哉堯舜以  
天下爲事湯武效之而兵爭起湯武以天下爲事七國  
彊秦效之而禍亂極有井田則有耕戰有學校則有儒  
墨紛不可復理矣封之于召紛之源則不出吾宗者弗  
能以知見自立小成之宗大小無不可遊物論無不可

齊德無不充生無不可養死無不可忘人間世無不可入此渾然至一之宗也於以應帝王也何有○能爲地文自有發踵之機自有莫勝之太冲自有虛而委蛇之妙用以爲萬化之宗故列子之學學地文而已壺子之以雄化其雌卵者莫溼灰若也紛而封弔靡波流獨以形立皆地文也其要則以忘生死爲歸故季咸曰弗活矣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此紛封之實也名也謀也事也知也皆自以爲治天下



而祇以紛也四者虛無不虛矣雖爲籟而不受天之吹  
心不生氣氣不益心無成心以應天下無功者功無與  
匹矣陶鑄堯舜而秕糠皆純粹矣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勝音升  
任也

鏡以光應物而不炫明以燭物一知其所知而不以知  
示物雖知妍媸而不是妍以非媸物皆其影而自無影  
現可駭之形而固無損故于物無傷而物亦不能傷之  
帝王之道止於無傷而已

南海之帝爲儵

儵然之明

北海之帝爲忽

忽然之暗

中央之帝爲渾

沌無明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評曰明暗皆取給于渾沌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智曰渾沌一作混沌一作混佗按崑崙即渾淪也渾淪即

混沌也太歲在子曰困敦淮南子曰坤屯剡輳皆渾沌之

聲義道藏曰儵表南心之炎火識王忽表北腎之

命門情君渾沌表中央土也渾沌一也儵忽二也

知與不知皆出於一真之大宗而還以戕賊其宗知者

任其知不知者任其不知心無與焉則混沌常存應物

而不死故或欲明民或欲愚民皆非以復其朴也

莊子解卷七終

莊子解卷八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外篇

外篇非莊子之書蓋為莊子之學者欲引伸之而見之

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內篇參觀之則灼然辨矣內篇

雖參差旁引而意皆連屬外篇則踳駁而不續踏音內

篇雖洋溢無方而指歸則約外篇則言窮意盡徒為繁

說而神理不整古摯內篇雖極意形容而自說自掃無

所粘滯外篇則固執粗說能死而不能活內篇雖輕堯

舜抑孔子而格外相求不黨邪以醜正外篇則忿戾詛

誹徒爲輕薄以快其喙鳴內篇雖與老子相近而別爲  
一宗以脫卸其矯激權詐之失外篇則但爲老子作訓  
詰而不能探化理於元微故其可與內篇相發明者十  
之二三而淺薄虛囂之說雜出而厭觀蓋非出一人之  
手乃學莊者雜輯以成書其間若駢拇馬蹄胫篋天道  
繕性至樂諸篇尤爲悞劣讀者遇莊子之意於象言之  
外則知凡此之不足存矣

駢拇

此篇亦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之旨其言至正言常  
然亦與緣督爲經相近而徒非斥仁義究竟無獨見之



精何爲至正何爲常然皆不能以微言達之且詆訶曾  
史伯夷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矜氣以固其封畛故曰  
非莊子之言

駢拇枝指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多指也

出於性哉而侈於德

侈過也評

日生而有者曰性所宜得乎天而利用者曰德

附贅懸疣

贅息肉懸音懸懸疣結而懸之不絕也

出

於形哉

成形之後乃有之

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

五藏哉

肝神仁肺神義心神禮腎神智脾神信

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

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

於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

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

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

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簧鼓如簧之鼓動于笙管之中不及羨其不可及也

而曾史是已曾參之孝仁也史魚之忠義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疊詞如纍瓦連

意如竄句游心點竄文句游治其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

用之言非乎舊注跬當作毀一說敝跬如躡人半步而行若韓退之所謂行若遺而處若忘也而

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生而然者則謂之性矣性因乎氣質不足於義則餘於

仁不足於仁則餘於義有餘則皆駢枝也皆五藏之蘊

有餘之情也習俗之毀譽為聲名之榮辱又非性之所

有增加于生後爲贅疣而已侈於性者且非性之常然  
況非性之所有者乎性之常然者情不得與而況於名  
暖然似春而不可名以仁淒然似秋而不可名以義五  
色無所別於妍媸五聲無所別於雅鄭妍不立則無媸  
雅不立則無鄭名無可名誰爲曾史至正者無正無正  
則無不正已

彼正正者

正正無所不正  
一日當作至正

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

駢而枝者不爲歧

歧歧通按當云歧者不爲  
枝或字訛或有意變文

長者不爲有

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

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不以去  
之爲憂

意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役於仁義之名者矯不正而欲使之正其矯之也仁有窮義有誦將必惴惴然憂不仁不義之不易去夫立一表以爲正者東望之成西南望之成北正果安在哉去東西南北之名則隨在皆正去仁不仁義不義之名則同歸于至正無所不可正而抑又何憂憂困其情則情不可返通於性命惟忘憂以順情乃可以養生而冥合於道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評曰近名近刑皆非所以養生

今世之



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舊注蒿目言薰散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

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

其囂囂也

憂皆生於所欲去小人欲去仁義而情終礙於其性君

子欲去不仁不義而性終拂於其情一人之身性情交

搆而況於天下囂囂者宜其不息也故近名之善近刑

之惡終身大惑而不解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

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响音吁義通屈折肢體以為禮樂吁俞言

詞以為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

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

附離不以膠漆

離麗通

約束不以繆索

繆黑索也

故天下誘然皆

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誘然相從也同

然相比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繆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也字一本作矣

名依法以立名立而抑即名以為法名法相生擢德塞

性竄句游心囂囂而不止皆以求合於法而不知戕賊

山木以為器用強合異體以為弓輪非其常然也一曲

之仁不足以周萬物一端之義不足以通古今可名者

固非常名名且不常而況於法法固不常而況於道乎

遇方而方遇圓而圓合者自合離者自離因其常然則  
仁可也義可也非仁非義可也性命之情也不然暘於  
夏者冬而飲水凍於冬者夏而擁絮古之所謂榮名今  
之所謂覆轍規規然據以爲常自惑而惑天下矣名惑  
之法惑之也

夫小惑易方

不知南北

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有虞氏招

仁義以撓天下也

招音翹舉也撓亂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

以仁義易其性與

有虞氏之仁義非今之仁義也使取有虞氏之命官誅  
凶強在廷在野之臣民而效之未有不亂者惟舜以仁

義名而奉其名以為法有一不肖則竊竊然憂之究不知仁義之為何物習之習之而成乎性則戕性逆情天命皆其惑之所必至故招撓之過歸之有虞氏而不可辭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臧善也穀利也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挾筴執卷也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塞筴通音賽古塞用五木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



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  
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  
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利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  
性則盜跖亦伯夷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以生從他人之死曰殉名者人之所名也猶夫利者非  
必果利於己宮室妻妾交遊之膻厚皆物受之而已徒  
爲之殉也當其殉也忘天地之廣大忘萬物之變遷忘  
飢疲之苦形忘憂患之困心忘刀鋸之加身瞽亂奔馳  
莫能自止君子之情亦何異於小人哉逐於外而棄其

中心之常然近名近刑孰與辨其得失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

兪兒古之知味者見尸子淮南子作申兒

非吾所謂臧

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於

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

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

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

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

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屬音燭

性之於人至尊也無所屬者也至親也不外屬者也聞  
自聞見自見性自性不屬於相緣相取之聲色況屬之  
他人豈人謂之仁而仁人謂之義而義乎故旣曰仁義  
之謂又曰所謂仁義之謂始而見有仁而屬性於仁見  
有義而屬性於義非其性猶其仁義至於謂之仁謂之  
義則並不知有仁知有義而但知有謂而已人之所謂  
名之所自起法之所自立性之所自塞也皆在彼者也  
非自也故曰殉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

之行也

以善不近名惡不近刑結之無駢無枝又奚有決去之傷哉

莊子解卷八終



莊子解卷九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外篇

馬蹄

引老子無為自正之說而長言之

馬句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陸猶陸梁之陸疏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

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燒其毛如今剔其蹄刻之舊注雒之雒絡

通○刻之以以連之以羈絡首曰羈絡足曰編之以阜甲絡之以以棧絡本字

棧音斬阜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

齊之前有楹飾之患

銜曰楹 纓曰飾而後有鞭筴之威

同 策

而馬

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

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名曰天放

放與倣同天如是則亦如是

以其意之所趨矯人之固不然者合之於己自謂足以

齊一天下而不知適欲其黨己也馭馬者乘之騎之馬

效於己以從其意之所趨喻其所欲為而順之是人與

馬爲黨也既已黨矣而又安能一乎一者一之於天也  
天之所然而然之天之所未有而不然唯天是效而已  
不參焉豈容以斯人爲馬己爲伯樂以治之哉非天是  
放是謂逆天故曰睥天不宜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

舊注填音田遲重貌行不逸也

其視顛顛

顛顛專一也目

不遊也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自相聚于林藪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長上聲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  
物並惡知乎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評曰民本無知無欲因而順之

導以知則將知其所不當知節其欲則愈節而愈啟其  
欲天不使之有知而固使不欲其所不欲唯天是放性  
無不得矣性者天之所與非天則非性也

及至聖人蹇蹇為仁蹇蹇音別薩又音撇肩行蹠跂為義

蹠丈几切音止駐足用力也跛音企舉足望也不可及而企及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

澶音但縱衍也漫靡也摘僻為禮摘取也僻擘通揮也多

煩襟眾聲靡靡娛人摘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

一本作辟劉辰翁曰摘如摘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

為犧尊犧音莎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

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  
律夫殘樸以為器殘成通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



人之過也

鳥獸自成其羣草木自長其類各相爲體而不淆雜不一者乃一也以一人之情斲斲焉求合於眾人而謂之仁以一事之法踳跂焉求合于眾事而謂之義齊其不齊而爲禮摘僻而已和其不和而爲樂澶漫而已此物不足貨彼物以就之一人不足聯眾人以成之能之者號爲君子不能者號爲小人人無非黨也此仁義禮樂之必繼以兵戎寇讐也皆聖人有爲之心啟之而惡能禁之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摩怒則分背相

踉音蹄也。馬知已此矣此猶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

題月題馬轡飾舊注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介音戛介倪

肯行闐扼闐曲也扼音厄按驚曼驚抵也曼突也詭銜不受

竊轡潛脫去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上古帝氏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嬉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屈折與曲

折縣音懸懸之使人跂及而民乃始踉跂

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踉跂好知亂之所繇生也所好之知皆非性之所有也

聖人匡之而人始知吾形之可奮迅曲折以為其所難

爲聖人慰之而人始知吾欲之可徼幸縣跂以希所難  
得赫胥氏之民化而爲爭奪之民樸彫德離不可復一  
矣

莊子解卷九終



莊子解卷十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外篇

胠篋

引老子聖人不死大道不止之說而鑿鑿言之蓋懲戰國之紛紜而為憤激之言亦學莊者已甚之成心也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道而為守備從胠取去也探囊摸

其囊中之有無而取之也發匱竊發其扁也則必攝緘滕固扁鐻緘古咸切鐻音決緘以針

縫也滕以繩束也扁以門戶關也鐻以鈕環鎖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扁鐻之不固也然則

鄉之所謂知者

向鄉音

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本不乃之不一故作今為是

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

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

詩所謂施罔濊濊

耒耨之所刺

刺刺入于

地也孟子所謂深耕

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

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

名一恒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徒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察於理之謂聖通於事之謂知理無定在事有遷流故  
聖知之所知含之於心而不可暴之爲法者也以是爲  
法而蘄以止盜則卽操我之戈以入我之室嗣守吾法  
者不能如我之聖知而法固可竊彊有力者勝矣陳氏  
以豆區之仁收姜氏之齊太公之教也陳氏之守固而  
姜氏燬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  
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  
比干剖萇宏脰脰音以子胥靡爛之江故四子之賢而身  
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  
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  
有也繇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  
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事  
于此而責成于彼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  
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聖知之法刑賞爲其大用而桀紂卽以之賞邪佞而加



刑於逢比逢比之戮亦四凶之竄爲所守也道暴於法則何適非法法以暴道則何適非道法之所以紛道之所以詭也無道可託無法可按天下奚不治哉聖人用法僅可以弭一時之盜施及後世唯重聖人之法而喪其所重乃法徒爲盜守徒爲盜積所重唯法則已輕矣外重者內洩其含也唯含者爲人所不能竊故甚患夫聖人之不含而亟暴之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

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于大盜揭諸侯揭舉也馳逐而為大盜者舉諸侯之

竊以為口實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

弗能勸賞之以卿相之服而不廢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

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大小輕重真偽人之所固能知者不待斗斛權衡符璽

而始知聖人以其聖知立法以齊一天下之聰明法繇

心生窺見之者竊之而有餘矣治人揭聖人之法以禁

天下曰奚不如法亂人亦揭聖人之法以禁天下曰奚

不如法則盜國毒民者方且挾法以禁天下而惡能禁

之欲不歸過於聖人而不得已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明謂明示人

故絕聖棄知大盜

乃止擿玉毀珠

擿擿通

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措斗

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

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

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

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

攬厲列二音折之也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

下之德始元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

鑠也

人含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所以無用猶言

聖人懷之含之謂也聖人含之而天下固莫能不含矣人皆能含而盜惡從起哉有人於此未嘗爲盜而詔之曰汝勿爲盜吾有法在汝欲爲盜而固不能於是而盜心起矣且思以其聰明爭巧而一人之利器不能敵天下之鋒銳惟含其止盜之心以使忘其機變則巧無所矜力無所競而其意自消持天下於靈府以俟其衰而自已含之爲利器非干將莫邪之所可擬也故雲將曰



毒哉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  
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  
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若此之時則至治矣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  
者羸糧而趨之羸音盈擔負曰羸漢志羸三日糧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  
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  
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兔網則鳥亂於上矣鈞餌

罔罟脅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采之知多

則獸亂于澤矣削格所以施羅網者鳥罟為羅落絡通以繩為機而取狐兔者兔罟為置采通翻

也車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

知去聲漸音尖浸漬也舊注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

好知

春秋之世延及戰國好為人師者日暴其知以爭言法

而天下日亂下達於申商而殘劉天下極矣乃申商雖

謬於聖人而實因聖人之成迹緣飾而雕鑿之則亦聖

人啟之也夫聖人有所含而後有所暴其有所含也可

以治一時之天下乃有所暴矣則必為盜賊之守若無

所含而徒好知者日爲揣摩以求明則法旦立而天下  
夕受其殘劉士好之上因好之上好之士愈見其可好  
人士贏糧以執贄諸侯郊迎而授館好之也無已而不  
顧其中之一無所含天下相鑠以成乎大亂此戰國之  
所以滅裂而不可止也夫欲起已死之聖人爲好知之  
口實是發冢臚傳之盜魁也非死聖人其禍奚止死者  
含之於心如汞之得鉛不使流宕汜瀾於天下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  
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墮音  
爍

喘奕之蟲肖翹

之物喘一木作喘音軟喘奕無足蟲也肖翹翔飛之屬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含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

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通啍啍已亂

天下矣

所已知者已知矣而又何求所已善者已善矣而又何

非唯含之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其所知之不知者多矣

得其園中以應無窮其所善者固有不善矣有不知有

不善而亟於立法則日月山川四時萬物之性皆在吾

法之外而一成之法適為盜資民之情種種不一也種

種者非役役之可治也恬淡無為利器藏於中而人莫



知其所嚮則盜無可竊而種種者各以其太樸之聰明  
樂其俗安其居而天下治矣

莊子解卷十終

莊子解卷十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啟增註

外篇

在宥

在之爲言存也不言而存諸心也是焉而在非焉而在  
利焉而在害焉而在不隨之以流不激之以反天下將  
自窮而不出於環中宥之爲言寬也是焉而不以爲是  
非焉而不以爲非利者勿使害受害者不爲之利天下寬  
然足以自容而復其性有餘地在之宥之則無爲而無  
不爲矣乃人所以亟於治天下而不能在宥之者有故

焉身之未正心之未甯嗜欲積中而天機外蕩忘其有  
涯之生而侈無涯之知心與身不相謀形與神不相浹  
舍其身以汲汲於天下爲功名而自蓋覆其所不正搖  
精以逐陰陽之末流役其見聞覺知以與物相鬪如浮  
氣聚於太虛爲雲以雨將謂以澤萬物而不知適爲沴  
也天唯無爲恩於物之心故不受怨惟不治物故物不  
能亂立體莫善於在而適用莫善於宥天唯無不在無  
不宥故陰陽不毗節宣自應其候在宥天下者喜怒忘  
於己是非忘於物與天合道而天下奚不治又奚治邪  
此篇言有條理意亦與內篇相近而間雜老子之說滯



而不圓猶未得乎象外之旨亦非莊子之書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方以智曰在如持載圍中之之範宥如覆幬範中之圍

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隨上意而流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

遷其德也

懼而喪其所守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

哉

評曰己無不治何治之有

此一篇之綱也不在則心隨物往天下乘之以俱流不

宥則心激物傷天下莫知其所守今有人於此即有不

肖之心勃然欲動無與勸之無與沮之則亦茫然少味

而漸以忘漸以忘又奚待治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然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

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溫涼生殺之候當至而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

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無恆而失守於是乎天下始喬詰

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舊注喬詰意不平卓鷲行不平也故舉天下

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

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則其性必淫欣欣然趨樂利者導之以靡也怒則其

德必遷瘁瘁焉惡死亡者爲善不能爲惡不可無所據以自安也種種之民喜怒人殊而一淫一遷則囂然並起如巨浸之滔天而莫之能遏乃要其所自生則唯一人之喜怒有權有而易以鼓天下也陽之德生知生之爲利而不知生之必有殺則足以召天下之狂喜而忘其大憂陰之德殺謂殺爲固然而不知殺之害於生則足以召天下之狂怒而喪其不忍夫陽有至和陰有至靜至靜以在至和以宥而其發爲喜怒者乃陰陽之委也一念毗於陽而天下奔於喜罰莫能戢也一念毗於陰而天下奔於怒賞莫能慰也君天下者與天下均

在二氣之中隨感而興天氣動人而喜怒溢人氣動天而寒暑溢非得環中以應無窮者鮮不毗也聖之毗無以異於狂矣

而且說明邪說音悅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

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

與之借而自失曰相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始鬱卷僣囊而亂

天下也舊注鬱卷不伸舒之貌僣囊猶搶攘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評曰過而去之暫用而不固執未嘗不可乃齋



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

儻舞同

吾若是何哉

八者堯之治具也而在宥天下者亡可也存可也亦非

必惡之也惡之者亦自以為有八德而說之因以惡堯

故桀惡之而天下怒堯說之而天下喜說而喜則上與

民之性皆淫其愈於惡者無幾矣唯過而去之己心先

無所毗則天下不能自毗即有自毗者在之宥之且自

消也陳公甫之詩曰劉郎莫記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

來則善行無轍迹而天下之性命自安

陳公甫名獻章學者稱為白沙

先生啟按其桃花詩曰雲鎖千峯午未開桃花流水隔天台劉郎莫記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來先子柳岸吟

和曰花到靈雲只一開桃根桃葉隔天台劉郎前度人無恙日日看花不厭來并記云白沙詩為浮屠見聞覺

知之說所自據附會其靈雲見桃花不再見宗旨為駭  
正之是則南華為漆園寓言而解南華為先子偶筆也  
附此詩以  
見一斑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  
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不動而彰變化淵默而雷聲不言而震虛空神動而天隨從  
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郭象曰若遊塵之自動○許曰若炊者雖累上而氣皆至吾又  
何暇治天下哉

吾身固有可在天下可宥天下者吾之神也貴之愛之  
弗搖之以外淫而不與物遷則五藏保其神明聰明自

周乎天下龍見雷聲物莫能違合天下於一治而陰陽  
自得其正矣喜怒者人氣也神者天氣之醇者也存神  
以存萬物之天從容不迫而物之不待治而治者十之  
七聊以八德治之過而去之而天下速治者十之二其  
終不可治者一而已逮及久而自消矣民氣不擾天氣  
不亂風霆霜露吉凶生死自爲我而施政教奚容治哉  
乃君子於此尸居淵默而龍雷默動以不息致虛守靜  
如護嬰兒抑何暇輟此以役天下乎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

排斥也其下也如排日陷而不  
反其上進也如進屢上而不休

下囚殺排下則拘繫如囚進上則爭競欲殺淖約柔乎剛強如女子之淖約而剛強者為之

柔廉劇彫琢劇音貴割也如刀刃之廉劇而堅其熱焦火鍊者為之琢○老子曰廉而不劇

其寒凝冰炎涼之極其疾也速也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俛俯

俯一仰之間而往返于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時而淵時而天其動也暫而靜忽而動

縣而天謂懸空而無所止竟儼驕而不可係者排下則儼進上則驕

總不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

是乎股無肱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

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于崇

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其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



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

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爛不純也漫浸淫也天下好知而百姓

求竭矣營求而喪其所有於是乎斲鋸制焉斲即斧斤之斤繩墨殺焉殺如

字如殺青之殺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脊脊相踐籍也罪在櫻人心故

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嵯音堪巖不平處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殊死屍首分也桁楊者相推也長械

○銅頸及脛曰桁楊推謂取此加彼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

乎桎梏之間意音噫離跂躍足也攘臂麾肱也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

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接音接續木也摺音習堅木也

續木用堅言不得續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柄音內木端所以入鑿者入則難出

言不得

脫也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

嚆虛交切與駟通鳴鏑也今謂之響

箭盜賊之先聲言劫殺之踵至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人有異形而無異心心有柔強明昧之不一而其為情為識含陰陽之動幾以生起者一也故一人之心無端微起而應之者無涯況居上而有權力者乎攫人心者非待取人之心攫之而後攫也以所說者自攫其心而人心無不受攫矣含仁義於心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亦過而去之無所說焉則雖攫而甯人莫能我攫也人不知我攫則我亦無攫於人相安於恬愉即有惡如四凶者亦意消而自已聖知無所施儒墨無所辨聖不待絕

而自絕知不待棄而自棄天下之攫者皆甯而奚不治  
之足憂慎於攫者慎於說而已矣故君子唯自慎其心  
以貴愛其身而勿待取人之心問其攫與不攫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

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

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族聚也雲不聚而雨言澤

少草木不待黃而落

言殺氣多也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

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舊注翦翦貌

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  
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  
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  
女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  
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  
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人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其要收視反聽而已視聽外閉則知不待去而自去知去則心不撓心不撓則天下無可說而已無可爲人之心不待安之撫之養之遂之而自無所撓也陰陽之可官者皆其緒餘萎於形中者故曰殘至陽之原無所喜而物自生至陰之原無所怒而物自殺過而去之不損其真不以有所說而治物而以擾物則守者一而無不和道止於治身而治天下者不外乎是此段意蓋止此而其語與老子窈兮冥兮之言相類後世黃冠之流竊之以爲丹術而老莊之意愈晦大抵二子之書多爲隱僻之辭取譬迂遠故術士得託以惑世其下流之弊遂

成外丹彼家之妖妄修辭不以達意而止則適以資細人之假竊而已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死則昭明升上形魄降下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返于土故余將去女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

緡同綿老子綿綿若存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乎

物固無可窮物固不可測而欲治之者窮其無窮測其

不測適以攫物而導之相疑相欺相非相誚以成乎亂  
而已蓋自攫其心則仰而見陽之浮光遂以爲明俯而  
見陰之委形遂以爲冥魂逐光而魄沈於質則方生之  
日早入于死以其自死者死天下日月之光所以荒雲  
雨之所以錯草木之所以凋皆民喜怒湮滯飛揚之氣  
干陰陽之和召之也夫死固不能不死矣必反于土矣  
而至陽之明不亂於浮光則至陰之冥不隨形以陰爲  
野土陰音與天地爲無窮物皆在其所含之中無有可  
說以相攫者相就以化緡緡常存而去其昏羣生遂矣  
皇王之道盡矣

雲將東游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太虛一氣之未

分也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髀音彼股骨也一本作脾非是○雲將見之

倘然止贄然立贄不勤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

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

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心之分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

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執掌勞也其遊似勞而非勞朕又



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同放傲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

逆物之情元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鳥獸弗安二句互文見意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昆一本作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

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絕物者毒也老子曰亭之毒之僂僂乎歸矣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句汝徒處無

為徒處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

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莫然無貌萬物云云云云自各復

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是

乃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

東二解卷一  
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有形而無迹有爲而無情輕微飄忽而能蠕蠕以澤萬  
物者莫雲若也然而至陽之原日月之所不至不得而  
至至陰之原重淵之所不徹不得而入亦用陰陽之殘  
以爲質而攫太虛之清甯則功小而過大利短而害長  
獸解鳥鳴草木昆蟲有受其恩者卽有受其災者自以  
爲猖狂而終與民相往放元天且受其擾而況於物固  
宜爲鴻蒙之不屑詔也大明者無所施明于物也窈冥  
者物且不知其窈冥也有所施則隨物俱往說於物而  
以物攫其心物知之則且放之而物攫我我固不容已

於攫物惟鴻蒙之遊遊而未嘗不遊也無形無體無明  
無冥含物而忘物與物同而不同乎物此天地之本體  
而於人爲心心之至虛者一影不存于昭曠之中無所  
鬱結以成乎浮雲之體六氣自行而不屑以育羣生爲  
說是其揮斥羣有無求無往無放者真毒矣哉能然則  
勸不以賞畏不以威爲皇爲王而不歆爲光爲土而不  
戚其於天下也無功無名耕者自耕鑿者自鑿人自親  
其親人自長其長無所桎梏于名法之中斯乃與天同  
道而非雲將之所能擬其萬一也不以知攫心則亦不  
攫物之知而物自養其知以護其根率羣生以各貴愛

其身而又何育焉然則堯之仁天下也亦雲也其如天  
 者不在此也雲惡足以仁天下哉不能在也不能宥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  
 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甯所聞甯詰詞詰其不如  
 眾技眾矣不如眾人之才技者多矣而欲為人之國者為人之國與為  
 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  
 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有所說者眾矣莫甚於說出乎眾以為心櫻心者多矣



莫甚於因出眾爲心而僥倖攫人者多矣莫甚於惡人之異己而強之使同凡夫以仁義滅人之心取天地之質官陰陽之殘合六氣之精以求遂羣生者皆自謂首出萬物而冀天下之同己者也故言利物者以三王爲最將攬之以爲眾之所放而不達人心不達人氣同其不同以標己異幸愚賤之可唯吾意而駕其上搖精勞形以困苦天下不知自愛因以傷人不知自貴因以役人人心一攫禍難必作故以喪人之國而有餘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爲物而不物亦物也然故能物物故凡物我皆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

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嚮響有問而應之盡其

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許日以復

之撓撓許日自反而撓弱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許日昨

今日來何頌論形軀寓言寓形釋氏所謂動身發語也合乎大同大同而

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不日有物而日有有是覩有者昔

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小而治一國大而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無他道焉知有

獨而已矣惟知有獨而不物于物則獨往獨來有其獨

而獨無不有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亦莅之以獨而已一  
人之身其能盡萬類之知能得失生死之數乎而既全  
有于己則遺一物而不可能此者不能彼能清者不能  
濁能廣者不能狹唯貴愛其身者靜而與地同其甯喜  
怒不試虛而與天同其清生殺無心則身獨爲吾之所  
有而不爲物有靈府之所炤燭唯有其身而不有物則  
物不攬己己不攬物神動天隨人皆自貴愛以胥化若  
形影聲響之相應不召而自合矣獨有者有其無物者  
也有其無而有者無窮其於大物也蔑不勝矣有其有  
則且以所說者爲有而仁義之名歸道德之真喪矣此

三王之利所以害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固者民也匿而不可  
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  
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  
天也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  
謀會于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薄普各切泊通如舟之艤岸然應於禮  
而不諱無所忌諱以殉名接於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亂恃於民  
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此十德者皆有也有之皆可說也說之皆因也心在於



十德則不能在天下矣據一德以使天下同己則不能  
宥天下矣然其本無也不待無之而後無也絕聖者非  
絕之棄知者非棄之有絕之棄之之心則亦多知之敗  
矣無有者過而去之而已夫雲將亦幾於過而去矣而  
聚之成其蠃螭散之流爲雨液則亦未嘗去也至陽至  
陰之原大明而雲不能揜窈冥而雲不能入獨有萬有  
而任物之問順應之以與相配此十德者復何礙哉可  
名爲十德而不可以十德名之是之謂天地之友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  
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

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人莫不在宥於天而各因仍於其道則不以物撓己不以己撓物雖亂而必治物自治也物之自治者天之道也屑屑然見有物而說之以數撓之者人也有司之技也主貴而臣賤臣道者一官一邑之能宋榮子猶然笑之人役而已貴愛其身者弗屑也